brought to you by 🎛 CORE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与民营大企业的成长

罗跃武

摘 要:本文首先从中国目前正处于大企业"干中学"自主创新模式为主的创新阶段及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性两方面论证中国必须发展大企业,接下来论证在政府经济、外资经济、民营经济三大经济板块中,只有民营企业才能担负起中国经济振兴的使命。

关键词: 民营大企业; 自主创新

中图分类号: F123. 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43- 1027/F(2006)1-014-02

作 者: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2004 级产业经济学研究生, 福建, 厦门, 361000

一、引言

从长的历史时段来看, 中国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增长, 归因于改革的动力, 即通过激励方式的改革, 激发了过去数十年艰苦奋斗所累积的生产潜力; 而 90 年代的增长, 则得益于对外开放度的急剧扩大及人民生活需求的急剧膨胀, 在这两个动力的推动之下, 投资日益扩张(包括大量的民间资本投资), 一路拉动经济上涨。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高增长主要来自配置效率的提高, 这个配置效率的提高还可以推动中国经济10年左右的增长。假如张维迎教授的断言的真的, 那么10 年后中国经济增长将转为主要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必须依靠大批自主技术创新, 而我们的现状是技术工人极其缺乏, 很多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不得不从本国聘请退休工人, 拿刘志彪的话说——我们的企业连给跨国公司打工的机会都没有。

2004年随着德隆系、格林柯尔系等的破产重组,人们再次发出中国民营企业做不大的声音。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欠妥。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要解决目前面临的原创核心技术缺乏和国际竞争力不强的问题,必须依靠大企业、特别是民营大企业的发展。

二、大企业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依靠力量

1. 大企业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必经之路

魏杰在《大企业: 21 世纪经济的主导力量》一书中以 1999 年《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分析了经济强国与企业强国的关系,结论是发达国家中大企业与其发达程度呈现密切的关系, 发达程度越高,大企业比例越大。这深刻揭示了大企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所处的支柱地位,一个国家只处于传统经济中,可以完全不需要大企业,而只要它发展现代经济,就必须发展大企业;一个国家只处于现代经济的初级阶段,只需要较少的大企业,而只要它提高现代经济的发达程度,就需要更多的大企业。目前跨国公司控制着世界生产的 1/3, 国际贸易的 2/3, 对外直接投资的 3/4, 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转移占全球技术转移的 4/5。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要在世界激烈的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必须发展大企业。

2. 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导

目前中国只是"世界制造工厂",还没有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经济高速增长之路,它的作用是毋庸置疑。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改革开放中失误进行反思。开放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发生作用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人才。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在资金、技术及管理方面存在不足,我们拥有的是广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我们的政策是以市场、廉价的劳动力吸引资金、技术及管理。在前期这一政策的作用是明显的,它也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之称。但这一称号与制造中心从英国到美国到日本的转移有本质的不同,它并不代表制造中心已转移到中国。首先,制造中心的转移必然伴随着制造技术的转移,而中国远没有成为世界制造技术中心;其次,在"世界工厂"舞台上跳舞的很大一部分不是中国企业,在出口方面外资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比例更大。

大企业是我国现阶段自主创新的主导力量,只有发展大企业才能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大企业是工业化过程中技术创新的主导者,而小企业容易成为后工业化技术创新者。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创新具有很强的"干中学"性质,也即大企业在实物资本投资、大规模生产方面的优势与员工技能、知识积累之间有很强的互补关系。对大规模厂房、设备的广泛投资给经理人及其它员工提供了一个学习新技术的可能,在老产品的"干"中,这些员工相应地产生了"学"新技术的机会。新经济不同于工业化之处主要在于,它的技术创新不是依靠"干中学",它需要的是原创性的技术。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低下说明了中国需要大批的工程师、技术工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实现工业化,真正将中国变成世界制造中心。这同大企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的,可可

三、只有民营大企业才能造就中国大企业梦

目前中国经济可以划分为三大板块:政府经济板块、民营经济板块、外国经济板块。政府经济因其自身弱质性难以造就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大企业,我们当然不希望外国经济板块主导中国经济,因此民营经济板块责无旁贷的承担起了造就中国大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及我国国家竞争力的使命。

1. 国有大企业的弱质性使之难以成为真正的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国际竞争力的象征,国有大企业难以提升中 国国家竞争力。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 为什么国有经济比 重一直下降,因为不管如何改革,始终难以解决终极所有者的 缺位问题, 国资委的成立只不过是将原来分散的所有者缺位 变成集中性的所有者缺位。垄断企业之所以到海外上市,不 是因为这些企业缺钱,海外上市目的是引进外部监督机制。 把股份制作为国有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难以改变国有企业的 运行机制,股份制的本质是按股份说话。中国经济持续高增 长. 股市却长期低迷很清楚地说明了外部监督对中国国有企 业的作用是有局限性的。国内上市的结局是国有企业浪费了 中国大量民间资本,让股民苦不堪言,海外上市结局是钱给别 人赚走了,什么也没学到。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是经济决 定政治,但我们最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是如何发挥政治对 经济的积极作用,减少政治对经济的副作用,要不然我们的市 场经济就变样了。

2. 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天然主体

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天然主体,具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特征、经营机制和运行机制。与国有经济不同,民营经济产权归属清晰,产权主体拥有完整明确的财产权利,这就决定了民营企业内部有较强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使民营企业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生产经营者。

3. 促进民营大企业的成长

在 2004 中国年度管理大会主题论坛 ——"中国民营企业能做大吗"上慧聪集团 CEO 郭凡生有这样一段话:"中国企业能不能做大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民营企业的总体能不能做大,第二在总体的情况下,作为个体能不能做大……国营企业占的个数只是企业总数的 15%,但是它交的税收依然在 60%以上,所以依然是以它为主的,那从这个角度判断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没有做大,但是我反过来说,中国 90%的资本资源,百分之百的垄断资源都给了国营企业,而国营企业只解决了就业的不足 20%,从就业的角度讲,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民营企业已经做得非常大,不然我们把石油放开,电信放开,我不信民营企业做不过国企,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今天可以没有国营企业,却绝对不能没有民营企业、……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做大了,但是现在没有个体做大,如果没有个体做大,中国的经济将来是不会有希望的。"

当然民营企业从零开始发展到今天的三分天下也存在着 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

企业家素质的提升与企业发展路径的选择。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存在问题。根据国际经验,一个企业要成为行业领袖,无非靠三种能力,一是好的技术平台,像微软,Inter;二是有好的品牌,沃尔玛,耐克;三是资本运作的。中国很多企业规模做大了,但主要是通过资本运作,而不是靠技术或品牌。通过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可以加快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和民营企业的财富聚集并且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源,但目前我们的金融体制不完善。以整合传统产业的己任的德隆把通过短期信贷拿来的钱去办长期的事情,结果因资金链条出问题垮了。

国民待遇的给予与政策保护。在"非公 36 条"出来以前,在名份上民营企业享受的是次国民待遇,有学者做到调查广东 2003 年在市场准入方面: 80 多个领域里头, 国营都可进, 外资 60 多个可进入, 私营企业 40 多个可进入。在实际操作面上民营企业的次国民待遇就更明显了, 德隆是一个悲剧, 德隆的悲剧不仅仅是因为德隆, 中国民营企业倒下来最终因为什么? 因为资金链条, 没有人愿意在中国民营企业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买单, 而国营企业却有"包饺子待款"之类的待遇。"非公 36 条"执行起来很困难, 但能出台这样一个重要的政策文件, 毫无疑问将对加快市场化改革产生重大影响。和君创业集团 CEO 李肃认为,在日韩企业成长的过程中有三个重要因素在起作用: 模仿、成本优势、政府支持, 在模仿和成本优势这两个要素中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具有了非常强大的优势, 但政府支持不够。日韩大企业在成长的过程中政府采取了保护政策, 而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着国有和外资的双面夹击。

2003 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之"大企业的再生 ——韩国大公司的启示"论坛中韩国学者金孝成谈到: 韩国政府扶植大企业的策略在国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 但是假如没有三星、大宇、LG 或者是 SK 这些国际品牌的话就不会有韩国今天的国家形象和地位。这是我们所缺少的。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人赢得了政治上的尊严, 经济帝国的缔造我们惟有寄希望于中国企业家、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

参考文献:

[1] 魏杰, 刘延平, 大企业: 21世纪的主导力量[M],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2.1

[2][美] A. D. 钱德勒, 柳卸林(译), 大企业和国民财富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7

[3] 木志荣, 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研究[M],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11

[4]周一,大企业的再生——韩国大公司的启示[J],中国企业家,2004.1

(责任编辑:文 毅)